

抗日战争的细节 2

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
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

本书犹如历史侦探，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

魏风华 著



抗日战争的细节 ②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
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



魏风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战争的细节. 2 / 魏风华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15-2550-5

I. ①抗… II. ①魏…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1957 号

书 名 抗日战争的细节. 2

作 者 魏风华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约编辑 唐正申 龚 珏 王菁菁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字 数 261 千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550-5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①，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①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①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待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

^①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保护……

2011年秋于天津

目录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 I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 (1937年12月~1938年3月) / 1

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第二章 战徐州 (1938年3月~1938年6月) / 38

到花园口后，几个人通过实地勘察，熊先煜和张国宏都认为关帝庙西300米处条件最适合。这里正好是黄河拐弯处，从力学上讲，在这里挖，堤岸受到的河水压力要比直岸更大，也就意味着堤岸更容易被河水冲垮。

大家盘腿坐在河堤上，中间是张地图。按分析，从这里决堤后，黄河水会经贾鲁河注入淮河。

熊先煜用树枝指着地图，最后询问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 (1938年6月~1938年10月) / 126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时候会想：行军作战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但却永远不了解硝烟和炮火下的残酷。在一次会战中，你很难想象一名部队长能睡个完整觉。举个例子：在多日后的德安县城保卫战中，守卫部队是商震的第32军，团长叫王启明。打到最激烈时，王团长已经把指挥部放在城门洞了，日军的子弹不时射进来，但王所在的地方是射击死角，打不到，子弹当当地击在对面的墙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团长愣是在跟师长通电话时睡着了，因为他已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最后在师长的大喝声中才又醒过来。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

(1938年7月~1938年9月) /191

在松山主阵地，日机来袭时，师长郑作民命令，除轻重机枪外，步枪狙击手也对空射击。还别说，真见了成效：一名叫叶成章的连长就用机枪击落轰炸机一架，但叶连长也在敌机的扫射中阵亡。

这还不算完，迫击炮也破天荒地向日机发炮。看上去场面有些滑稽，但滑稽的背后是深深的悲凉。中国这边太缺少防空武器了。奇异的是，一架日机俯冲时，正好遇到一枚迫击炮炮弹落下，不偏不倚砸在机身上，飞机顿时被打爆。阵地上的守军一阵欢呼，这是苦中作乐的片刻。

第五章 寒冬将至

(1938年7月~1938年11月) /224

就在饭塚摆着挥刀姿势时，一支步枪已经瞄准了他。

饭塚所在山坡对面500米开外，是华振中第160师的步哨。两名监视敌情的哨兵发现了对面山坡上奇异的一幕。开始两人吓了一跳，以为日军又开始进攻了。但再一看，那个鬼子又把挥起的军刀放下了，然后扭过头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其中一名哨兵瞄了好几次了，虽然他无法断定饭塚的军衔，但由于看到他一会儿举起军刀，一会拿起望远镜，就知道至少是个中队长。稳了一下心神，他扣动了扳机。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 (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虎口脱险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的南京之夜说下去。

刘庸诚在淞沪会战中负伤，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夜，在城内太平门附近的富贵山地下室，烧完军事文件后，他抬头看了看，发现整个指挥部已经没几个人了，剩下总队参谋长邱清泉、两名贴身卫士和传令兵小魏。

刘庸诚想跟邱清泉一起走，后者按灭手里的烟头，说：“刘参谋，你先走吧！”

刘庸诚说：“中华门已被鬼子占领，城陷在即，广东部队已从太平门突围，参谋长，现在再不走的话，就脱不了身了！”

邱清泉站起身，走近后，扶住刘庸诚的双肩，说：“你在上海受过伤，还是你先走。”

随后邱清泉对传令兵小魏说：“你马上跟刘参谋走！”

小魏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刘庸诚，又看了看邱清泉，后者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你们他妈的快走啊！”

随后，邱清泉缓缓地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还有两个卫兵保护。时间耽搁不得，你们马上撤。”

刘庸诚鼻子一酸，拉着小魏跑出地下室。

这时候，中华门方向枪声不断，时密时疏，中国守军使用的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刘庸诚是熟悉的，但已经听不到炮声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城门，交火应该是在城垣地段。

富贵山就在太平门东边，在稠密的夜色中，小魏想往城门方向跑，被刘庸诚一把拉住。因为他知道，出太平门，等于往日军的正面撞过去，叶肇、邓龙光的广东部队虽然已经冒死冲了出去，但毕竟他们是几千人，要是两个人走太平门，难保不被日军捕获，于是他拉着小魏掉头穿越南京城，往挹江门方向飞奔而去。

此时整个南京漆黑如墨，陷入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诡异气氛中。

大街上，人影憧憧，哭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是在这一夜逃出南京的市民。更多的则是士兵，他们默然无声。不停咒骂的，是靠在墙边走不了的伤兵。没人知道他们在骂谁。

人群几乎全部涌向挹江门。

出了挹江门，就是下关江边，过了长江，到了北岸，就安全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至于怎么过江，是否过得了江，人们都已经顾不得去想了。

奔跑中，刘庸诚想的是：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城破了，日军会干些什么？他时而闭上眼，试图想象出明天南京城的场面。但他失败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在纷乱的人群中，他们终于成了幸运的人，冲出了乱成一片的挹江门！

深夜时分，江边人山人海，绝大多数军民都望江兴叹，因为船只寥寥。

有人开始沿江往上游跑，另有不少人奔下游而去。一些士兵见没船，走不了，又掉头重新回到城里。

刘庸诚陷入茫然。

作为教导总队的作战参谋，他知道无论是上游的上新河方向，还是下游的燕子矶方向，都必定有日军的拦截部队。要想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江。

但船！船！船！

传令兵小魏着急地问：“刘参谋，我们怎么走？没船啊！”

刘庸诚稳了下心神，问：“你害怕不害怕？”

小魏下意识地立正，说：“不害怕！”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士兵撞了个踉跄。那个士兵冲身后的四五个战友喊：“妈的，不跑了，不怕死的跟我回城里去，打死俩鬼子赚一个，打不死老子就把命给他们，拼了！”

刘庸诚愣了一下，随后问：“真的？真的不怕？”

小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有点。”

小魏又说：“但我不怕鬼子……只是现在看眼前的阵势，心里有点发慌。”

时间已越发紧迫，刘庸诚拉着小魏，在江边寻找船只以外的渡江工具。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一块木板。

就是它了。

木板扔到江里，刘庸诚叫小魏先爬上去，随后自己也上去了。但木板实在太小，刚刚能放下他们俩，在向对岸划的时候，由于江水汹涌，有几次差一点就翻了。

寒风中的江面上星星点点，市民和士兵找来各式各样的渡江工具，比如临时编成的筏子、浮木、大盆、门板等等。此时就看命大不大了，因为一个激流冲来，没准就翻了，或者被冲向更漆黑的下游。

刘庸诚和小魏伏在木板上，用双手划着水，后者说：“刘参谋，要不您自己走吧！我会凫水，这板子盛不下我们两个！”

刘庸诚说：“这话应该我说，你比我年轻，以后的路更长。”

小魏笑了一下，说：“但您比我有用，我只是个小兵，您是参谋，以后打鬼子，还得用您出谋划策呢！我说的是真的，你叫我跳下去吧！”

刘庸诚说：“我也会凫水，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12月的天，即使游到对岸，也冻死了，即使冻不死，胳膊腿也得残了。我们两个都要安全地过去，就像你说的，将来还要打鬼子。现在军队缺乏有作战经验的人，南京这样的大场面你都经历了，以后还怕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条小船从他们身边划过，小魏大喊一声：“船！”

刘庸诚也看到了，上面是五六个士兵，他叫那船等一等，说自己是教导总队的参谋。小船靠近了他们，看清了，上面的人都是宪兵。

他们把刘庸诚和小魏拉上船，并不说话，继续疾速向北岸划去。

船只是条木船，上面的人都很疲惫，他们轮番划着，一路上都沉默不语。刘庸诚回望了一眼南京城，多处火光冲天，但枪声似乎渐渐停息了。当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几乎同时心里一紧。

刘庸诚一行人抵达对岸的浦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天空，灰沉沉的，用“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浦口小镇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只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惨然地走过。他们是从南京幸运脱险的人。一夜之间，他们已经是老兵了。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部队长和所在部队的收容告示。

以后的日子，他们必然是抗战一线部队中的栋梁；而现在，他们是丢掉首都的败残兵。一种巨大的压抑感随着大家低沉的脚步声笼罩住浦口，它几乎可以在一个瞬间让这座小镇坍塌。

在浦口，刘庸诚看到李慕超，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还记得李连长吧？上海战时，他所在的教导总队第1团，是最后一支守备八字桥的部队。当时，由于连长身负重伤，作为排长的李慕超代理连长，指挥部队与日军格斗，之后转战南京，现在冲出危城，可谓九死一生。

两个人久久无语，抬起头时，眼泪掉了下来。

刘庸诚、李慕超和小魏三个人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津浦铁路，朝乌衣镇方向转移。

乌衣镇地处江苏、安徽结合处，东连浦口，北接滁州，是个军事要冲。12月13日午后，一行人终于赶到乌衣火车站。

直到这时候，他们才从小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坐在站台边吃起来。周围都是退下来的士兵，有野战部队的，有宪兵，有警察，还有不少他们教导总队的人。

李慕超说：“老百姓受难，是军人的耻辱。”

刘庸诚点点头，他推测着此时南京城里的情况。

小魏嚼着馒头，突然想起什么，问刘庸诚：“您说邱参谋长脱险了么？”

刘庸诚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很难讲！邱参谋长是条汉子，叫

自己的部下先走，自己最后撤，在昨晚的南京，有多少部队长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说着，听到轰隆声，抬眼一看，由北而南开来一辆装甲列车。

车停住后，下来一位军官，看领章是个中校，他似乎看到刘庸诚军服上教导总队的标符，便跑过来问南京的情况，说自己是铁道兵，此行目的是到浦口方向侦察战况。

刘庸诚说：“日军应该在上午就进城了，城里的情况现在不可知。我们渡江时，日本人的海军还没到达江面，浦口也没发现日军。”

就这样，刘庸诚等人上了装甲列车。

列车一共5节，外皮都装有钢板，最前头一节，配有两门火炮，车顶上还有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士兵做出随时射击的姿势。后面一节车厢顶上装有一门德式“苏罗通”高射炮，炮口直指天空。

刘庸诚等人被安排到第3节车厢的指挥室，这时才发现，最后一节车厢差不多挤了一连的士兵。

在列车上，一聊才知道，那名军官是铁道部队的营长，叫冯庸，是黄埔4期的。

就在列车刚要开动时，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边跑一边招手。

教导总队的战将中，胡启儒表现不怎么样，南京弃城后扔下了部队，自己一个人溜了出去。南京战的表现似乎预示了他的结局：1938年初，调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当司令，3年后任贵兴师管区司令，又过了一年，因“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而被枪决。

只说此时的胡启儒，上车后，听说列车是往浦口方向去的，一闭眼，说：“这个时候，怎么还往日军眼皮底下钻？！”

冯营长说明了自己的任务，他必须要到浦口走一遭。

胡启儒说：“南京已经陷落，迂回夹击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此时浦口应该很危险了。”

胡启儒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冯营长还是命令列车开向浦口。后来的事实证明，去这一趟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又接上了几位从南京脱险的将领，其中包括王敬久。

前一天傍晚，参加完唐生智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后，王敬久直接去

了明故宫，那里有他的第87师的一部，匆忙传达了撤退命令后，他没回富贵山地下室指挥部，便直接奔下关出城了。

王敬久虽然也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但穿戴上不像别的将领那样狼狽，里面是黄呢子军装，外面披着青毛哗叽披风。不过，精神依旧沉郁。跟在富贵山地下室一样，上了列车后，他仍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辆装甲列车沿途又接上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余念慈、第74军军长俞济时和他的部下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及王耀武的爱将——身受重伤的邱维达。

但就在这辆军列快到浦口时，接到紧急情报：日舰已进至八卦洲，浦口发现敌情！此时如果军列贸然进抵浦口，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俞济时站出来立断，说：“军列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沿途接应南京撤下来的部队，可以说已完成了大部分任务；此时若冒险到浦口，等于把已经接到的人再送进虎口。”

所以俞济时叫冯营长马上回驶，若上级有所怪罪的话，一切由他来承担。有了俞济时的保票，冯营长立即叫军列回驶滁州。

太阳落山前，列车驶入滁州车站，车上诸人看到了唐生智。

唐生智满眼血丝，身上披了件黄呢子军大衣，头上戴着红绿色相间的鸭绒帽，嘴里叼着烟猛吸。不一会儿，在长江中讨得一命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也赶到了车站。

昨天晚上，桂永清带着几个士兵出了南京城，来到三汊河一带，也是没有船，最后找到一张不大的木筏，几个人一同上去，拼命往对岸划。好不容易靠了岸，但岸边淤泥很深，桂永清身子胖，一脚下去竟有自沉的危险，几个士兵慌忙把绑腿解下来，结在一起扔给他们的部队长，经过一顿拉扯，桂永清才上了岸。但上岸后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浦口，而是顺流漂到了浦口下游。于是大家摸到公路上，徒步来到滁州。

缄默不语的唐生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军事生涯了。他带着司令部的人上了装甲列车，转赴武汉向蒋介石请罪去了。

刘庸诚呢，则被桂永清留下，协助胡启儒收容部队，然后去开封休整。桂永清问邱清泉的情况，刘庸诚如实相告，桂永清长叹一声，说：

“雨庵（邱清泉字）危矣！”

直到12月17日，刘庸诚完成部队的收容后，才跟随胡启儒前往开封，新的战斗生活随之开始。但教导总队的番号已经不再存在，从南京脱险的士兵被编入第46师，桂永清出任师长，周振强担任副师长。师内其他两个旅为第46师的老部队，另外一个旅则为教导总队的班底，旅长由从太平门正面突出重围的马威龙担任。

此时，在华东，上海、南京陷落后，杭州在1937年12月的平安夜也被日军牛岛贞雄第18师团和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攻占，更为激荡的1938年就这样到来了。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

林伟俦在上海战时腿部受伤，随后跟随叶肇参加南京战。万众突围之夜，引部队出太平门，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的正面撕开一个口子，